

容闳中文诗歌与自号考辨^{*}

宾睦新^{**}

【摘要】近年来，一些容闳研究论著收录了不少据称是容氏创作的中文诗歌，如《园居十首》《岁夜咏怀》《咏善诗》《夹竹桃诗》《猪仔诗》等，还出现了“欧西诗伯”自号。考订容闳生平事迹和思想精神，足见他是一位百折不挠的留学先驱者，中国传统文化非其志趣所在，但在现有史料情况下，容闳擅长中国传统文艺创作的证据尚不充分，很难证明《园居十首》是容闳创作，其他几首诗已确定为他人作品，且所谓“欧西诗伯”自号即容闳的观点也应慎重使用。

【关键词】容闳 诗歌 考辨

容闳自幼入学马礼逊教会学校，少年时留学美国孟松学校，毕业于耶鲁大学，接受了完整的西式教育，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中国人。其最大功绩就是毕生致力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从采西器，到采西学，再到采西制，将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入中国。正是由于西学功底深厚，熟悉西方文化，容闳擅长英文写作，其日记、回忆录和信函等大多为英文写就。然而近年来，随着容闳研究热的推动，一些散见于史料中的容闳“诗作”，如《园居十首》《岁夜咏怀》《咏善诗》《夹竹桃诗》《猪仔诗》等浮出水面，甚至还发现容闳有“欧西诗伯”自号，于是相关论著不断面世。然而，这些论著侧重于诗文内容的研磨，试图从中挖掘出

* 本文在2018年5月江苏师范大学主办“留学生与中国的现代化——纪念邓小平扩大派遣留学生讲话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

** 宾睦新，历史学硕士，中共江门市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晚清留学史、外交史和华侨史。

容闳的历史足迹和思想境界，并以此证实容闳学贯中西，但对诗文史料来源和可信度等问题，未能深入考证。本文以史料为基础，逐一考证各诗歌和自号的源头和流传脉络，结合容闳生平事迹和思想精神，论证容闳接受了完整的、纯粹的西式教育，不擅长创作中国传统诗歌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无须把不属于他的诗作和字号等挂其名下，反成画蛇添足之举。

一 《园居十首》作者存疑

民国初年，徐珂编辑的《清稗类钞》录有《容闳有园居诗》：

“香山容闳，自美游学回，适洪秀全据桂林，因进谒，献外交、购船二策，不能用。容退隐，有《园居》十首云：

巷僻园居乐，萧疏城市中。砌添新藓绿，槛拂落花红。
 笋好刚经雨，兰幽恰引风。老亲欢菽水，笑语课儿童。
 山好层城隔，登楼望翠微。衙蜂衔蕊入，巢燕得泥归。
 水阁嫌蛙鼓，晴窗爱蝶衣。落英堆满径，不解傍人飞。
 亲旧怜荒僻，谁知与性宜。看花移榻近，爱月下帘迟。
 稚子贪摹字，山妻喜听诗。养闲吟最好，眠懒病能医。
 携枕寻云卧，披衣对石言。迭山高过屋，引水曲当轩。
 阶犬迎人吠，邻鸡傍客喧。飞花禽乱起，扑朔误开门。
 残书愁检束，引睡乱堆床。题竹衣黏粉，锄梅屐惹香。
 买山寻路僻，移石得烟凉。且喜新葺熟，诗怀入酒狂。
 闭门山雨夜，落叶思难禁。病久能知药，吟多喜对灯。
 拂枰过棋客，寻碣得诗僧。好是盈尊酒，毋云醉未能。
 客至书随读，携壶共引纶。树边行数息，潭影伴常亲。
 句好题难得，香焚泽正新。春衣犹可典，不算是长贫。
 芍药春婉婉，皎月映重帘。试墨翻眉谱，研朱浣指尖。
 品茶汤细瀹，斗草韵频拈。琐事能销昼，闺房笑语添。
 出门还不恶，随分得逍遥。晴路花黏屐，春波柳拂桥。
 梅丁青换软，菜甲绿轻挑。恐谓风光损，聊凭浊酒浇。

习静门常掩，山窗拓晓晴。嚼花林下饮，爱草涧边行。
悟笔观云势，调琴学雨声。何曾抛好夜，吟坐到天明。
读其诗，不似其为人也。^①

其后，《艺苑滑稽丛话》^②和《清代秘史初辑》^③先后收录了这篇《容闳有园居诗》。然而，两书仅是引用旧史料，不仅未注明来源，亦未有详细论证。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容闳研究热的掀起，一些学人将《清稗类钞》中的《容闳有园居诗》作为新发现而展开专题研究，出现了《热中人作冰雪文——容闳〈园居十首〉及其他》^④《容闳的〈园居十首〉》^⑤《天京访察献策 园居赋诗言志》^⑥《容闳诗文之研究》^⑦等论著。此外，《中国文学编年史》在“容闳”条目下，也将《园居十首》与《西学东渐记》相提并论，作为容闳著作；^⑧《珠海历代诗词选》亦收录了《容闳园居十首》，作为该书难得之新发现。^⑨

学贵有疑。以上这些研究论文和著述，都是针对容闳诗作的内容而铺展开，对于其中值得怀疑的部分，比如上书太平天国的对象、时间、地点和内容，以及徐珂的“读其诗，不似其为人也。”虽有不少疑虑，和略加考订，就“浅尝则止”，未能彻底摸清和解决这些诗歌的创作背景问题，特别是针对诗歌是否为容闳创作的没有深入考证。

《热中人作冰雪文——容闳〈园居十首〉及其他》认为“这些作品当为容闳咸丰十年（1860）至南京考察太平军之后，同治二年（1863）入曾

① 徐珂《清稗类钞》第29册，中华书局，1986，第107～108页。

② 陈琰《艺苑滑稽丛话》，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第168页。

③ 徐益棠《清代秘史初辑》，铁风出版社，1948，第60～62页。

④ 左鹏军《热中人作冰雪文——容闳〈园居十首〉及其他》，《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丛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第215～221页。

⑤ 张任孙《容闳的〈园居十首〉》，《观海楼文集》，银河出版社，2000，第90～98页。

⑥ 陈汉才《容闳评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111～116页。

⑦ 谢小灵《容闳诗文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0。

⑧ 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清前中期卷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042页。

⑨ 张耀中《珠海历代诗词选》下卷，珠海出版社，2010，第154～157页。

国藩幕之前闲居期间所写。”^① 并且指出容闳赴太平军考察时间为咸丰十年(1860),地点在江苏南京,而非广西桂林,以及容闳提出了七策,远非“外交、购船二策”。《容闳的〈园居十首〉》对于发现《容闳有园居诗》,欣喜有余而贵疑精神不足,未能考证存疑之处,转而对容闳一生与诗文本身开始结合起来研究。

《天京访察献策 园居赋诗言志》详细考订容闳的园居诗歌所反映的容闳故乡珠海南屏的风景,以及容氏当时的精神风貌,以及诗歌艺术造诣和中西文化观等,认为“容闳在天京向干王献出七条建议,没有马上采纳施行,遂于1861年1月上旬返回上海,后又回家乡南屏村居住过一段时间,过着隐居的生活。……在闲居百无聊赖的生活中,他写了组诗《园居十首》,抒发事业无成、理想悬空的苦闷之情。……这些有关《园居十首》组诗出处、身份的记载,说明了容闳写作此诗的时代背景和针对性,在‘因进谒’干王、献上七条建议(查容闳此间行踪,向天王和干王非‘献外交、购船二策’,此可能是编者记忆之误)‘不能用’、违背采纳,遂‘退隐’的情况下写作这十首诗的。从容闳的行踪和生平史实来看,这十首诗写于1861年上半年,大约陆续写成的。它既然收入于名家编辑的《清诗纪事》和《清稗类钞》系列丛书之中,说明容闳的诗作比较优秀,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② 该文对于徐珂记载与容闳事迹不符之处,用“可能是编者记忆之误”一笔带过。

对于徐珂的“读其诗,不似其为人也”这一难题,《天京访察献策 园居赋诗言志》一文并未论及;《热中人作冰雪文——容闳〈园居十首〉及其他》认为“应当承认,在《园居十首》中看到的容闳,跟我们在《西学东渐记》里看到的那个容闳相比,二者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以至于令人难以相信竟会是同一个人”,^③ 但亦辩道:“不可这样一言以蔽之,说

① 左鹏军《热中人作冰雪文——容闳〈园居十首〉及其他》,《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丛论》,第215~221页。

② 陈汉才:《容闳评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111~116页。

③ 左鹏军《热中人作冰雪文——容闳〈园居十首〉及其他》,《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丛论》,第215~221页。

得这么绝对，当作两面观。当根据容闳其人其诗进行具体的分析考察。”^①进而从容闳一生的思想和行事进行论证，肯定容闳创作了这些诗。《容闳的〈园居十首〉》认为“《园居十首》写了一处颇为完美、颇为理想的园居，……依山傍水，确实一幅好图画。我猜测这有较大的虚构性，是陶渊明式的桃花源乌托邦。容闳十三岁离家到外地读书，到二十七岁从美国学成归来，一直在上海及京城一带活动，其间虽回国家乡，如筹办甄贤学校，但居乡间时间短，更多的时间在外。他出身贫寒，祖地祖宅根本没有诗中写得那么好；在上海在美国也有他的家，都在市区，自然谈不上田园风光，故我认为《园居十首》是一篇文学作品，寄托作者的一种思想。”^②算是厘清了容闳人生经历、文化背景和精神状况，与诗歌所蕴含的内容差异悬殊，几乎否定了容闳创作了这些园居诗，但是作者笔锋一转，将其归结为诗歌创作的虚构性，寄托了容闳的思想，试图化解这种悬殊，但是说服力明显不足，无法支撑其观点。

《容闳诗文之研究》以《园居十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诗歌创作背景和研究现状，以及容闳传记《西学东渐记》的研究，进而对容闳的诗作展开深入研究。该文对容闳诗歌的研究，基础较扎实，对前文提及的两篇论文和一本著作，都有评述。比如，指出了“左鹏军对徐珂所认为容闳的《园居》十首‘读其诗，不似其为人也’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看法。”^③肯定了陈汉才在容闳园居诗研究上的成就，“尤其是他从批阅近人徐珂编的笔记集《清稗类钞》第八册中，发现了容闳自己创作的极为难见难得的五言组诗《园居十首》，并把它放进《容闳评传》第八章中，并从创作背景、诗歌内容景物、写作特点等方面进行评析，这是过去研究容闳的著作所没有的。”^④还提出张任孙之文对容闳园居诗研究不够深入，某些说法也值得商榷。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挖掘容闳文学创作的独特价值，对容闳诗文进行了更深刻、更透彻的研究。这些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值得肯

① 左鹏军《热中人作冰雪文——容闳〈园居十首〉及其他》，《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丛论》，第215～221页。

② 张任孙《容闳的〈园居十首〉》，《观海楼文集》，第90～98页。

③ 谢小灵《容闳诗文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0。

④ 谢小灵《容闳诗文之研究》，2010。

定，然而该文还是专注于诗文内容的研究，而对其中值得怀疑的地方，未能注意和深入研究。

以上四篇论文的研究侧重于诗歌内容，但是对于诗歌真伪的考订，却明显不足。

稍后于《清稗类钞》出版的《梵天庐丛录》，所收录的《双柳轩诗钞》中，有《园居即事》一则，与容闳的《园居十首》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只有几个字稍有不同，其具体内容如下：^①

“吴江张子衡平钧，道光末即游学欧美。会太平军起于粤西，平钧即翩然内渡，上书天王，言攻守兴革之术，且助天王向洋人借兵。寻以言不尽用，恹然隐退，终其身不谈时事。性爱墨，家有李廷珪物十四螺，自谓海内无比。善书，好诗，所作《双柳轩诗钞》二卷，俱有月泉吟社风味。如《园居即事》一百六首，竟欲夺田园诗人范成大之席矣。为摘数首于此：

巷僻园居乐，萧疏城市中。砌添新藓绿，槛拂落花红。
 笋好刚经雨，兰幽恰引风。老亲欢菽水，笑语课儿童。
 山好层城隔，登楼望翠微。衙蜂衔蕊入，巢燕得泥归。
 水阁嫌蛙鼓，晴窗爱蝶衣。落英堆满径，不解傍人飞。
 亲旧怜荒僻，谁知与性宜。看花移榻近，爱月下帘迟。
 稚子贪摹字，山妻喜听诗。养闲吟最好，眠懒病能医。
 携枕寻云卧，披衣对石言。叠山高过屋，引水曲当轩。
 阶犬迎人吠，邻鸡傍客喧。飞花禽乱起，扑朔误开门。
 残书愁检束，引睡乱堆床。题竹衣黏粉，锄梅屐惹香。
 买山寻路僻，移石得烟凉。且喜新葺熟，诗怀入酒狂。
 闭门山雨夜，落叶思难禁。病久能知药，吟多喜对灯。
 拂枰过棋客，寻碣得诗僧。好是盈尊酒，毋云醉未能。
 客至书随读，携壶共引纶。树边行数息，潭影伴常亲。
 句好题难得，香焚泽正新。春衣犹可典，不算是长贫。

^① 柴小梵《梵天庐丛录》中册，第672~673页。

芍兰春婉婉，皎月映重帘。试墨翻眉谱，研朱污指尖。
品茶汤细淪，斗草韵频拈。琐事能销昼，闺房笑语添。
出门还不恶，随分得逍遥。晴路花黏屐，春波柳拂桥。
梅丁青换软，菜甲绿轻挑。恐谓风光损，聊凭浊酒浇。
习静门常掩，山窗拓晓晴。嚼花林下饮，爱草涧边行。
悟笔观云势，调琴学雨声。何曾抛好夜，吟坐到天明。
北窗下细吟一过，不必再向仙家乞六癸符矣。

既然园居诗歌出现两位作者，那么究竟谁是真正的作者，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订：

对比两位诗歌作者的人生经历：两人留学欧美和上书太平天国的经历相似。容闳上书天平天国之后，投身洋务运动，后又支持戊戌变法，以及襄助孙文的革命运动，终其一生追随时代潮流，深怀爱国之心，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另一位“吴江张子衡平钧”，上书之后，则隐居田园，无闻于世。从社会名气上来说，容闳是从西方求学归来的先进分子，是中国近代“留学之父”，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吴江张子衡平钧”，犹如一道闪电，未能在太平天国上闪耀，就坠入史册之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可见，由于二人在游学欧美和上书太平天国的相似经历，而被后人混淆，以致诗作张冠李戴，可能性极大。

对比两位诗歌作者的文化底蕴：容闳自幼在澳门和香港的教会学校求学，后赴美国留学，直至耶鲁大学毕业，回国时，几不能用汉语书写和交流，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跟着美国传教士伯驾学习，才稍恢复汉语汉字能力，但还是被李鸿章认定“其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①容闳重要的著作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西学东渐记》，乃是用英文写就。这样一位没有“田园诗歌”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人，创作出文化底蕴深厚的田园诗歌，可能性不高。另一位“吴江张子衡平钧”，虽有于道光年间游学欧美的经历，但未知是否跟容闳一样接受了纯粹的西式教育，然而其爱好收藏古墨，“善书好诗”，又有二卷诗

①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05页。

作流传，可见其中国传统文化功底肯定比生活和思想西化的容闳更加深厚，并且真正做到了隐居田园，更具创作田园诗歌的文化底蕴和生活背景。

对比诗歌的两个出处，《清稗类钞》是1917年由商务印书馆首版，流传广，影响大，因此将诗作归结为容氏创作也就众所周知。《梵天庐丛录》是192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流传稍逊，影响亦微。对比两书的成书时间，《清稗类钞》始于清末，据徐珂同事回忆，“（1911年）徐在编译所担任杂纂部部长，我进去时，他正全力在搞《清稗类抄》，同时在他领导下编辑出版的有《上海指南》《日用须知》《醒世文束指南》《通俗新尺牍》等等。这个部的主要工具是糍糊和剪刀，所有各种资料，均从报纸、杂志、政府公报等剪下或到处找人帮忙抄录在活页片上。”^①据《梵天庐丛录》作者柴小梵自序道：“始壬子，迄甲子，十年之间，衣食奔走，远时候异国，而是稿常在行篋间。”^②可见，《梵天庐丛录》1912年始作，1924年成书。两书始末时间相差不远，由于《清稗类钞》流传较广，并为众多学者所引用和研究，这是造成《田园十首》误为容闳创作的情况。但是，徐珂在摘录这些诗歌时，在容闳的上书对象、地点、时间和内容上存在多处错误，以及“读其诗，不似其为人也”的怀疑态度，却不容忽视。另外，《梵天庐丛录》介绍了“吴江张子衡平钧”的人生经历和文化背景，再录《园居即事》一百六首中的十首，并于文末大加称颂，一切严谨顺畅，看不出破绽。两人在引用该诗歌时候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从这个角度来说，园居诗出自“吴江张子衡平钧”所做的《双柳轩诗钞》可能性更大。

从诗歌创作时间上考订：《清稗类钞》记载容闳“自美游学回，适洪秀全踞桂林，因进谒，献外交、购船二策”。然而，洪秀全占据桂林的时间咸丰二年（1852），但据容闳回忆，他于咸丰五年（1855）春回国，上书时间为咸丰十年（1860）秋，上书地点在南京，上书对象是洪仁玕，且上书七策。容闳从耶鲁毕业回国后，首先是花费了数年时间恢复汉语能力，除了上书太平天国，其他时间都是做翻译和买办，以及自营职业，为

① 谢菊曾《徐仲可与杂纂部》《十里洋场的侧影》，花城出版社，1983，第55～56页。

② 柴小梵《梵天庐丛录》上册，第12页。

衣食和事业而奔波不息。至于光绪九年(1883)春赴美至二十一年(1895)夏回国,这段时间,容闳虽因幼童撤回,事业失败,落寞回美与妻子相聚,但是此时妻子多病,未几病逝,而二子尚幼,以及国内亲人亦相继去世,事业失败、痛失亲人。而另一位“吴江张子衡平钧”,上书未成,长期隐居江南田园,直至去世,有园居的文化背景、环境和心境,诞生百来首园居诗,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园居诗为“吴江张子衡平钧”创作的可能性较大。

从诗歌内容上考订:首先,诗歌里面的藓、落花、笋、兰、衙蜂、巢燕、水阁、蛙鼓、晴窗、蝶衣、落英、榻、月、帘、题竹、携枕、云、披衣、对石、山、屋、梅、水、轩、阶犬、邻鸡、飞花、禽、门、书、床、新白、落叶、山夜雨、药、灯、枰、棋客、碣、僧、尊酒、携树、潭、香焚、春衣、芍兰、皎月、眉谱、重帘、茶汤细瀹、闺房、春波、柳、桥、梅丁、菜甲、山窗、琴等,多为国内文人的生活细节,以及山野之物和田园风光,如是容闳在国内创作,其在乡间享受田园生活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这些田园诗歌,又不可能一朝一夕所能创作出来的;如是容闳在美国时创作,总不能每首诗都是幻想故乡家园之作,却丝毫看不到异域风光的痕迹。但不容忽视的是,诗歌多能切合“吴江张子衡平钧”所隐居的江南风光和长期的退隐生活。其次,诗歌所体现的生活,“看花移榻近,爱月下帘迟”、“携枕寻云卧,披衣对石言”、“叠山高过屋,引水曲当轩”、“且喜新莢熟。诗怀入酒狂”、“携枕寻云卧”、“披衣对石言”、“残书”、“题竹”、“锄梅”、“买山寻路僻”、“诗怀入酒狂”、“吟多喜对灯”、“拂枰过棋客,寻碣得诗僧”、“句好题难得,香焚泽正新。春衣犹可典,不算是长贫”、“试墨翻眉谱,研朱污指尖”、“嚼花林下饮,爱草涧边行”、“悟笔观云势,调琴学雨声”、“品茶汤细瀹,斗草韵频拈”、“琐事能销昼,闺房笑语添”、“晴路花黏屐,春波柳拂桥”、“梅丁青换软,菜甲绿轻挑”、“习静门常掩,山窗拓晓晴”、“嚼花林下饮,爱草涧边行”、“悟笔观云势,调琴学雨声”、“何曾抛好夜,吟坐到天明”等,展现出一幅退隐山野的文人种梅咏兰、吟诗作对、红袖添香、老少欢娱、诗书琴棋等丰富多彩的画面,是非常明显的传统文人墨客的咏叹和对生活的感悟,切合中国传统文人的和谐、平静的村居生活,与“吴江张子衡平钧”长期

退居山野的隐士生活相似，而与容闳积极向上、不屈不挠的人生经历不相符合，也不切合容闳西化的生活方式。再者，如“老亲欢菽水，笑语课儿童”，所描述的家庭之乐，与容闳生平也不契合。因为容闳自幼辗转于澳门、香港和美国求学，回国后，又奔波于事业，晚婚晚育，父母兄弟过世时都不在身边，几乎没有多少时间享受家庭的快乐。又如“稚子贪摹字，山妻喜听诗。”描写的是妻儿相伴身边的欢快生活，容闳一家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都是西化的，“贪摹字”是非常中式的习字方式，出现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从诗歌内容上考订，以容闳的文化背景、人生经历和思想状况，创作这些处江湖之远的田园诗歌的可能性很小。

从容闳与友人诗作唱和情况来看：目前史料发掘，只见他人赠诗容闳，而不见容闳唱和。如此有来而不往，颇不符文人礼尚往来之俗。略录容闳友人赠诗歌如下：

1863年，容闳赴美，同为曾国藩幕僚的张文虎作《送容宏赴弥利坚采买机器》赠行，其文曰：“再历重洋险，归来仅十年。（君幼在弥国）身穷西北海，（绕佛兰西英吉里赴彼）首戴地中天。（弥国在地球下与中国对足底立）世运需材急，良工利器先。乘槎非凿空，向若媿张骞。”^① 1873年，容闳再次赴美，张文虎又作长诗《送容纯甫再赴弥利坚》赠行，“地厚三万里，径一三其周。此至墨瓦蜡，路实半地球。匹于四天下，独自成一洲。弥国虽后起，雄与英佛侔。……”^② 张文虎两次赠诗容闳，对容闳事迹描述较为详尽，可见两人交际亦深，但未见容闳唱和之作，颇不符合传统中国唱和的习惯。

1881年，留美幼童撤回，容闳返回国内，相识相知的同乡郑观应赠诗二首。其一为《赠美国肄业诸生并容沅浦邝容阶两教习》：“文章机杼自专家，译象千言点不加。爱国无殊林友植，（东瀛维新大儒译书著述甚多）上书共比贾长沙。诸生游学将成业，公使何因促返槎。翻羡东瀛佳子弟，日新月盛愧吾华。（日本肄业欧美子弟日新月盛望之感愧）”^③ 其二为《赠驻美国副使容纯甫观察》：“采采芙蓉涉远江，中西学贯始无双。应嗟匡济

① 张文虎《舒艺室诗存》，文海出版社，1973，第268页。

② 张文虎《舒艺室诗存》，第326～329页。

③ 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1254～1255页。

稀同志，却美科名隶美邦。鹏运八纮风在下，龙文百斛鼎能扛。诸生海外将成曲，底事吴儿换别腔。(肄业美国学生已获进步，为吴子登奏请撤回，因噎废食，功败垂成，殊可惜也)”^① 容闳的费尽心血的杰作——留美幼童被裁撤，郑观应赠诗相慰，然又未见容闳的回应之作。

在《申报》光绪九年三月二十一日(1883年4月27日)第3604号发现一首该报主编何镛题赠容闳照片的诗歌《奉题容纯甫观察玉照(山阴桂笙弟何镛拜手)》，其文曰：“伟人抱负自嶷崎，气象严严一望知。屈子心悲芳社日，贾生策上治安时。风涛阅历乾坤险，雷雨经纶日月驰。会待形求孚帝梦，好将只手挽天维。”^② 此诗应该是容闳卸任驻美副使回国，在上海逗留期间，旅沪友人的赠诗之一，然在《申报》或同时期报刊亦未见容闳唱和。

1900年，容闳与康有为、林文庆、丘逢甲、王晓沧等相聚于新加坡，林文庆作西文诗相赠，康、丘、王都有唱和的诗作。康有为作《容纯甫观察、邱仙根总统、王晓沧广文来访星坡，与林文庆议员并集南华楼。林君赠我西文诗，即席答之，并索邱王二子和作》：“德星光怪聚星坡，中外歌诗慷慨多。合沓蛟龙会云气，共伤故国起山河。”^③ 丘逢甲赠以《星洲喜晤容纯甫副使闳即送西行》(三首)：“吾国有爹亚，将为欧美游。艰危天下局，慷慨老成谋。新运开三世，雄心遍五洲。南华楼上话，一夕定千秋。七十尚如此，吾徒愧壮年。排云叩阊阖，救日出虞渊。异域扶公义，神州复主权。束之原未老，终仗力回天。廿载知名久，相逢瘴海春。亚洲数先达，岭表有奇人。南出终张楚，西行更哭秦。风云看勃郁，万里送飞轮。”^④ 按照中国文人诗歌唱和习惯，在所有人都有诗作的情况下，就连林文庆都作“西文诗”，却未见这场盛会的主角容闳有诗作，也未见参与者提及容闳有唱和；并且康有为只向丘逢甲和王晓沧索诗唱和，并未提及容闳。

在新加坡期间，另一位参与接待容闳、康有为的丘炜萼作《星洲赠别

① 《郑观应集》下册，第1255页。

② 《申报》，1883年4月27日，第4页。

③ 康有为《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114页。

④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166页。

容纯甫老博士闳之美（二首）》相赠，其文曰：“天外催新雨，风前快别舟。云萍转聚散，烟水长离忧。东下长江浪，西征大陆洲。春深南浦意，目极独登楼。重溟三万里，新运五千年。日月相亏蔽，江云互倒悬。皤皤霜雪鬓，落落节旄天。关吏知谁在，闻名当昔贤。（二十年前，君曾任驻美副公使及留学生监督）”^① 容闳去世后，丘炜萋又作《追挽老博士容闳》：“遨游曾事东西帝，顾盼谁当左右雄。三十功名尘土换，八旬岁月钓屠终。求仙徐福悲遐迹，凿空张骞缅旧功。今日汉廷思父老，家徒安在起云中。”^② 可见二人交际亦深，却尚未发现容闳与丘炜萋的唱和诗作。

在张文虎、郑观应、何镛、康有为、丘逢甲、丘炜萋等人赠送容闳的诗作，以及以容闳为主角的诗歌唱和活动的情况下，至今尚未发现容闳诗作，诸人也未提及容闳附诗，突然冒出十余首署名容闳创作的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田园诗歌，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总而言之，在现有史料情况下，这些诗歌与“吴江张子衡平钩”的生平和处境更相符合，暂时认定是张氏所作。

二 《岁夜咏怀》《咏善诗》《夹竹桃诗》不是容闳所创作

在“园居十首”之外，还有《岁夜咏怀》《咏善诗》《夹竹桃诗》三首诗被误认为容闳所创作，其中前两首是抄录在1854年耶鲁大学毕业簿上，另外一首收录在《香山人物传略》中。

第一首是“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经考证，此诗出自刘禹锡所做的《岁夜咏怀》：“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③ 容闳抄录时将“春色无情故”中的“情”改为“新”。

为何这首诗会被误解成容闳所作，追溯主要源头有二：

首先是顾长声在1984年出版的《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一书

① 丘炜萋 《菽园诗集》，文海出版社，1977，第60页。

② 丘炜萋 《菽园诗集》，第164页。

③ 刘禹锡 《刘禹锡集》下册，卞孝萱校订，中华书局，1990，第499页。

中,首次提出容闳新作该诗:“大约1887年新年期间,他在寓所用毛笔写下新作的诗一首,表达了当时的心情,(诗文略),这首诗的原件收藏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诗里流露出他内心处于低潮时的真实境界。”^①并影印了容闳的手迹。其后,林耀华主编的《中国历代教育家传》中《容闳》一章,^②以及徐行的《容闳》一书,^③皆承续了顾长声的观点,提及容闳创作了这首诗歌。

其次是章开沅教授于1988年赴美,在耶鲁大学图书馆档案部抄录了该馆所藏容闳文献,并在其著述中将容闳在耶鲁大学1854级毕业赠言簿上,就是用中英文给同学的赠言中国传统名言、名诗数则加以运用。^④其中章开沅先生公布了两首容闳抄录的诗歌:“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善似青松恶似花,如今眼前不及他。有朝一日霜雪下,自见青松不见花。”^⑤因为容闳抄录的两首诗歌,没有题目,也没有标明是抄录何朝代何诗人的诗作。所以,章开沅先生虽然注明了:“这两首诗是否也是为美国同学题词所写,目前还无法判定;更大的可能还是作者自抒情怀,表述自己的心境与信念。”^⑥至于容闳抄录这首诗的时间,章先生提及在1854年毕业生赠言簿上发现的。而顾长声的观点是1887年,但未说明具体出处和原因,所以章开沅先生的观点更具可信性。虽然如此,但是从此之后,这两首诗歌,特别是刘禹锡《岁夜咏怀》被误认为是容闳的诗作,而被海内外学者广泛引用、流传,以讹传讹。

其后,《容闳——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开拓者》^⑦《容闳自传》^⑧《容闳

① 顾长声《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59~60页。

② 《中国历代教育家传》,林耀华主编,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1989,第255页。

③ 徐行《容闳》,新蕾出版社,1993,第91页。

④ 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第573页。

⑤ 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第573~574页。

⑥ 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第574页。

⑦ 徐松荣《容闳——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开拓者》,张耀中主编《珠海历史名人》,珠海出版社,2001,第23~36页。

⑧ 容闳《容闳自传》,石霓译注,百家出版社,2003,第283页。

传》^①《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②《珠海历史名人——容闳》^③《西学之子——容闳与新岛襄的异国经验与文化认同》^④《论容闳的报国心》^⑤等论著，都将《岁夜咏怀》归为容闳创作。直至2008年，《容闳评传》^⑥和《春秋岭海——近代广东思想先驱纪事》^⑦才纠正了这个谬传，指出是容闳抄录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岁夜咏怀》。但是，讹传并未停歇，如2010年的《容闳诗文之研究》仍将该诗归为容闳创作，可见讹传太广、影响已深，一直难以纠正。

其实，《岁夜咏怀》的出处和时间，章开沅先生已经声明是抄录于1854年容闳毕业簿。一些研究者仍将其归到1887年所创作或抄录，是因为容闳毕业之时，正值风华正茂、胸怀壮志，准备回国创业，赠人之语多是积极向上的励志格言，与《岁夜咏怀》所蕴含的低落情绪很不协调。然而在1887年春，容闳面临着事业失败，妻子过世，两子尚幼的状况，情绪肯定不佳，比较符合这首诗所蕴含的失落之情，故有此误会。

第二首被误解为容闳创作的诗歌《咏善诗》是“善似青松恶似花，如今眼前不及他。有朝一日霜雪下，自见青松不见花。”容闳英文手稿原文为：“Chinese poetry written by ping ming, a native of China & a junior on Yale College. June 26th 1853. The good resembles the evergreen. The wicked resembles the flower. At present the one is inferior to the others. There is a morning and a day when frost and snow fall. We only see the evergreen, look not the flower. Yung Wing.”^⑧此诗为佛教偈颂，多归为宋朝慧开禅师所作，^⑨台湾星云法师亦言乃刘伯温作，“善似青松恶似花，看看眼前不如它。有

① 刘中国，黄晓东《容闳传》，珠海出版社，2003，第396页。

② 刘中国，黄晓东《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130页。

③ 刘中国，黄晓东《珠海历史名人——容闳》，珠海出版社，2006，第135页。

④ 陈玮芬《西学之子——容闳与新岛襄的异国经验与文化认同》，《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7年第30期，第241页。

⑤ 林有能《论容闳的报国心》，《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2006，第25页。

⑥ 陈汉才《容闳评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232～233页。

⑦ 王远明，王杰等《春秋岭海——近代广东思想先驱纪事》，《筚路蓝缕 留学先驱——中国留学之父容闳》，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第44页。

⑧ 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第574页。

⑨ 慧开禅师（1183～1260），俗姓梁，字无门，杭州钱塘人，著有《无门慧开禅师语录》等。

朝一日遭霜打，只见青松不见花。”^① 其他变异流传的版本较多，有“善似青松恶似花，青松冷淡不如花，有朝一日浓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② “善似青松恶似花，青松冷淡不如花。有朝一日严霜到，只见青松不见花”^③ “山上青松山下花，青松冷淡不如花；有朝一日霜雪降，只见青松不见花。”^④ “善似青松恶似花，如今眼前不及他，有朝一有日雪霜下，只见青松不见花。”^⑤ 可见，在容闳抄录该诗前后，此诗已经流传较广。其实，容闳在毕业簿上抄录的名言警句还有“尽人事而听天命”“礼之用，和为贵”“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和“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等，其中：“礼之用，和为贵。”容闳译为：“The most valuable thing in politeness is concord.”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容闳引用了四次，将其译为：“A great man never loses the heart he had when a child.” “有志者事竟成”，容闳译为：“When there is the will the work is effected whatever it may be.” “手拈一管笔，到处不求人”，容闳译为：“He who knows how to use the pen is an independent man wherever he goes.”^⑥ 从容闳用中英文抄写这些名言警句赠同窗之好，可以证明他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虽然接受了纯西式教育，但并没有彻底西化，还是有一些中学功底的。在容闳致卫三畏函中提及“黄宽离我后在苏格兰。我倍感孤独，无人与我用中文谈话。我的中文写作能力快速丧失，对如何度过大学生活毫无主意。我离开中国时没带任何中文书籍，因此我在信中附上一个单子，写明我所需要之物，请您帮我购买。……请给我寄一份波乃耶博士的历书，我已忘记了中国日期。如果他有的话，请寄给我 1851 年和 1852 年历书各一部。我将尽快汇钱。由于我

-
- ① 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演讲集：佛法与义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第 82 页。
- ② (清) 唐芸洲 《七剑十三侠》，华夏出版社，2015，第 3 页。又见马冀良，马冀武编著：《中国陶瓷艺术大典》，天津教育出版社，2009，第 298 页。此两书中，该诗出现时间为清末。
- ③ 彭本良编著 《中华重字诗选编》，2013，第 24 页。该书将该诗署名为无名氏的“杂感”。
- ④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国歌谣集成·辽宁卷》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歌谣集成·辽宁卷》，2008，第 568 页。
- ⑤ 《未刻真经》，明星书局，1917。
- ⑥ 章开沅 《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第 573 页。

的中文知识有限，请您在寄给我之前为这些书做些断句。”^① 据此可知，在黄胜回香港和黄宽赴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后，容闳无人可以说中文交流，接触中文书籍和中国人的几乎也少。容闳在美留学越久，中文下滑越大，因此当他回国时，已经几乎不能用中文交流。

第三首被误解为容闳创作的诗歌是《夹竹桃》。据《香山人物传略》中的《容闳》一文记载“现录容闳的诗三首：《夹竹桃》：‘欲访桃源何处游，天生夹竹几经秋。难得美人完劲节，即今名士亦风流。刘郎前度平安讯，陶令闲情粉黛留。每到艳阳花竞发，也同百尺进竿头。’《园居十首》（选二）：‘（此二首，前文已讨论，此处略）’”^② 作者引用此诗，并未说明来源，颇为可疑。故继续搜检此诗出处，发现在该书另一则香山人物《韦樵荪》一文中，同样出现了此诗，其文曰：“现录韦樵荪的诗一首：《夹竹桃》：‘欲访桃源何处游，天生夹竹几经秋。难得美人完劲节，即今名士亦风流。刘郎前度平安讯，陶令闲情粉黛留。每到艳阳花竞发，也同百尺进竿头。’”^③ 两首诗一字不差，甚至连文末对诗歌的5个注释都一模一样。因此，在《夹竹桃》出处不详，一文两有作者的情况下，《夹竹桃》为容闳所做的可信度非常低。

三 《猪仔诗》作者是容增祥

“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该诗直描出晚清美洲华工的受虐惨状，震撼人心，为许多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华工华侨史的文章所采用。关于诗歌的作者，有陈兰彬、容闳^④、容纯祖^⑤和容增祥等多种说法，甚至还有将诗文中的“剩将”误作

① 《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6～17页。

② 黎细玲编著《容闳》，《香山人物传略》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176页。

③ 黎细玲编著《韦樵荪》，《香山人物传略》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511页。

④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第918页。

⑤ 罗荣渠《美洲史论》，商务印书馆，2009，第302页。

“剩得”。^①

查阅史料，此诗出处为《中西见闻录》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第26号《各国近事·美国近事》：“更近事有数条，兹略录其二：一为中国前派陈太史兰彬、容孝廉增祥查办吕宋猪仔一事。据云，陈公业将查办情形于上月具详待奏，所有澳门猪仔陋风已经禁止，嗣后往者满期，来者绝迹。并附容君诗八绝，盖纪猪仔之苦况而作，有云：‘肉破皮穿日夜忙，并无餐饭到饥肠；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又有：‘独有古巴风气异，家家私自设监房’之句。一为该处华商现在拟请设中国领事官办理一切，业经陈公据情转禀李中堂，将来能否举行，尚未可定也。”^②可见，《猪仔诗》是容增祥随陈兰彬前往古巴调查华工受虐情形，有感而发。容闳与其美国友人祁洛、柏立等是前往秘鲁调查华工受虐情况，虽有调查报告和照片等资料，但是未见诗歌。容增祥，字元甫，亦有写作元圃，广东新会人。同治十一年（1872），陈兰彬、容闳携带出洋肄业局幼童赴美国求学，容增祥随行，任汉文教习。次年，容增祥与黄达权（又名黄胜，字平甫，容闳马礼逊学校校友）携带第二批幼童赴美。同治十三年（1874），随陈兰彬等赴古巴调查华工受难情况。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容闳副之，容增祥以内阁中书銜任参赞。光绪四年，第二任出洋肄业局总办区谔良回国，容增祥接任总办一职。^③次年，容增祥丁父忧回籍。^④光绪六年（1880），容增祥赴津谒见李鸿章，“言学徒抛荒中学，系属实情。由于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即夏令学馆放假后正可温习，纯甫独不谓然。”^⑤其后容

① 郭梁 《华侨出国史述略》，福建华侨历史学会主编 《华侨历史论丛》第2辑，1985，第32页。

② 丁韪良 《中西见闻录选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2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501～502页。

③ 陈兰彬 《奏为随带出洋员弁三年期满援案吁恩施折（光绪七年闰七月二十五日）》，王杰、宾睦新编《陈兰彬集》（一），奏折、咨文、批文谕令，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第77页。

④ 李鸿章 《容增祥丁忧片》，《李鸿章全集》第8册，奏议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380页。

⑤ 李鸿章 《复陈荔秋星使（光绪六年四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第542页。

增祥退居乡里，事迹未见史册。

《猪仔诗》公布后，还引起了一场外交风波。古巴当时属西班牙殖民地，《猪仔诗》对华工恶劣景况的描写让西班牙政府强烈不满，该国驻华公使于光绪元年二月初六（1875年3月7日）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要求查清容增祥身世，“首枷号壹月”，予以惩罚，并让丁韪良在《中西闻见录》刊文“谢罪”。^①西班牙使臣当时意图瞒天过海，推诿责任，并恐吓清政府。清政府还算比较清醒，没有被讹诈到，由总理衙门用陈兰彬呈报的调查报告回应了西班牙使臣，并将调查报告分发各国驻华使臣，让西班牙使臣无法推诿和狡辩。但是西班牙使臣的无理交涉，让丁韪良承受了较大压力，为避免被纠缠，就在《中西闻见录》中刊登一则广告，其文曰：“前录第二十六号载有《金山新报》一条，附录容孝廉诗数句，西人见之弗悦。盖因其中有‘剩将死后残骸骨，还要烧灰炼白糖’之句也。按：西国用牛骨烧炭以炼糖，事本有之；至烧人骨以炼糖，则断无其事。容公或得自传闻之讹，而有此诗。……呜呼！本录刊印以来，每月一卷，将及三载，所纪述者，非止一国之事，而载笔者尤非出一人之手，欲无所开罪于人，可不慎哉！”^②其中容孝廉即容增祥。

如此一场晚清外交风波下来，《猪仔诗》不是容闳所作，而是出洋肄业局教习容增祥作品，这是非常确定的。

四 容闳是否“欧西诗伯”结论应慎重

有文章曾提及“人们知道容闳，可很少有人知道容闳还有一个名字——欧西诗伯，即欧洲大诗人之意，这是容闳的自号。容闳具有诗人的气质，他曾写过不少中文诗，充分反映了他淡泊名利、清纯高洁的品格。”^③其他的一些涉及容闳生平事迹和“田园诗”的论文，亦提及容闳有

① 《西班牙署理驻华公使为〈中西闻见录〉一书揭露古巴苛虐华工实情向总署抗议照会（光绪元年二月初六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中华书局，1985，第912～914页。

② 丁韪良《正讹特白》，《中西闻见录》1875年4月第32号。

③ 蔚宁《越是走近越是感动》，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主编《共同的容闳》，珠海出版社，2006，第164页。

“欧西诗伯”之号。

检索容闳日记、自传等著述和相关史料，并未发现“欧西诗伯”踪迹；再翻阅与容闳有诗歌关联的诸友人诗集或文集，也未见提及容闳有“欧西诗伯”自号。另外，在晚清，国人对于西方的称呼，较多使用“泰西”，而“欧西”更常见于民国。在目前史料情况下，有史料可查的“欧西诗伯”的最早的、唯一的源头就是李宝嘉笔记中的《欧西诗伯》，其详文为：“容闳与康南海齐名者也。自号‘欧西诗伯’。今秋北上过津门，遇四喜班某妓女，加赏识，濒行赋诗以赠。有云：‘寸管自修香国史，万花齐现女儿身。’又云：‘休将量大欺红袖，但得情痴恕白头。’又云：‘愿作鸳鸯期后会，教成鹦鹉伴无聊。’读此数联，深情若揭，但京卿行年将八十，夕阳虽好，红不多时，恐只能以今世因，结来生果矣。”^①该文将年近八旬的容闳塑造成一风流才子，行文风格明显是“娱乐”性质，可信度不高。其后，陈琰在编辑《艺苑滑稽丛话》时，将李氏笔记中的“欧西诗伯”和《清稗类钞》中的“容闳有园居诗”合并收录。20世纪80年代，随着容闳研究逐渐升温，“欧西诗伯”一名被收入《清诗纪事》：“容闳，字纯甫，自号欧西诗伯，广东香山人，历官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使等。”^②特别是研究容闳诗歌的论著，更是将“欧西诗伯”作为容闳擅长写诗的明证。“欧西诗伯”就这样从轶事变成正史。然而，这些论著，只是简单地重复引用李伯元“欧西诗伯”的史料，却没有新的观点和论证，也没未能从容闳著述或友人著述中找到“欧西诗伯”记录。

年近八旬的容闳突然化身风流才子“欧西诗伯”“赋诗”赠送妓女，与当前史料所见容闳形象差距非常悬殊，经对上述三句诗歌详细考证，却发现作者另有其人，并非所谓的“欧西诗伯”创作。

如“寸管自修香国史，万花齐现女儿身。”出自清末民国时期的湖南籍诗人易顺鼎早年所著《眉心室悔存稿》中的《寄忆》。据邹弢所辑《三借庐赘谭》中的《眉心室》载：“汉寿易实甫孝廉鼎，号碧湘秋梦词人，又字兰伽，为易方伯佩绅之子。……《寄忆》云：‘漫劳千遍唤真真，月

① 薛正兴编《李伯元全集》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90页。

②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十六册，咸丰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第11582～11584页。

地花天总幻因。好色未除才子气，钟情何必女儿身。……寸管自修香国史，万花齐现女儿身。……’”^① 又据与容闳有交际的邱炜萋所辑《五百石洞天挥麈》中的《眉心室诗稿》记载：“汉寿易兰伽公子鼎，箸公子自十五岁已登乡榜，才名籍甚，诗肖其人，惜春曲云：……秋月一丸神女魄，春云三折美人腰。寸管自修香国史，万花齐现女儿身。皆秾艳。”^②

如“休将量大欺红袖，但得情痴恕白头。”乃清初嘉定文人汪价所作。据张潮所辑《虞初新志》中的《三依赘人广自序（汪价三依）》记载：“年来游兴不减，梦想时在湖滬岳麓。诸子惜余筋力，柅余车不得远行。在家闲极，有花即看，有酒即饮，有对弈者即终日。老友相值，即解杖头以酤；缙流之上者，乐共余谈；余亦乐坐旃檀之室，谓之清时小太平。适与红裙会，方袍骨董，不至以唐突取厌。赠邗水桂姬有‘休将量大欺红袖，但得情痴恕白头’之句，非乞怜语，佳人会生怜耳。”^③

如“愿作鸳鸯期后会，教成鹦鹉伴无聊。”出自明末江南诗人王彦泓所著《疑雨集》中的《个人》，而略有变化：“睡破眉山不更描，鬓鸦堆上覆蛟鳞。屏闲记曲拈红豆，窗下临书染绿蕉。画出鸳鸯娱独自，教成鹦鹉伴无聊。情惊暗被邻房觉，绣线逢春减几条。”^④

由此可知，所谓“欧西诗伯”的诗句，都是他人的作品。既然文中这些所谓“欧西诗伯”的赋诗并非原创，那么这个“欧西诗伯”自号的可信度也相应降低了。当然，即使“欧西诗伯”赠妓艳诗确有其事，也是引他人诗作相赠，或可见容闳作为“欧西诗伯”而不为人知的风流才子的另一面，但是一些论者在引用“欧西诗伯”的同时，为尊者讳，把其中“艳史”“艳诗”的内容省略，则不仅无法还原历史，反而造成更深远的误解。此外，“容闳与康南海齐名者也”应当是指戊戌变法之后，容闳与康有为的声望相仿，有文章将此句理解为两人诗作齐名，进而引申出容闳善诗，“至少说明容闳的诗歌具备一定的水准和名气”，应当是曲解了原文之意。

当然，在当前史料情况下，应该慎重对待所谓的“欧西诗伯”自号，

① 邹骥 《三借庐赘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666页。

② 邱炜萋 《五百石洞天挥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179页。

③ 张潮辑 《虞初新志》，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第343页。

④ 王彦泓 《疑雨集》卷三，光绪乙巳夏郎园叶氏刊，第22页。

因为肯定了这个字号的存在，也相当于承认了年近八旬的容闳竟然还有着极不可靠的风流逸事，这与容闳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差距悬殊，完全颠覆了容氏形象和思想，可信度太低，建议留待今后史料发掘深入，证据更为充分的时候再作定论，然后才把“欧西诗伯”字号还给容闳。

五 结语

“史学即史料学”，在现今史料情况下，容闳擅长中国传统文艺创作的史料证据尚不充分，既不能肯定《园居十首》是容闳创作，又证实了其他四首诗歌不是容闳创作，甚至所谓的“欧西诗伯”自号也要慎重使用。但是，这些被存疑的和否定的诗歌、自号，对于“中国留学之父”的影响甚微，相反更加证实了容闳精于西学，熟悉西方文明的优势，毕生致力于“西学东渐”，积极参与中国“救亡图存”的探索进程，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与时俱进，百折不挠。因此，容闳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执着于家国大事，根本无暇再去补课中国传统的琴棋书画和诗词歌赋，擅不擅长中国诗文创作，对于其事业发展和人际交往，以及历史功绩的评价，完全没影响。当然，今后在众多研究者的大力发掘下，肯定会有新的容闳史料露面，如果能够发现新的容闳诗作，或者有史料充分证明容氏就是“欧西诗伯”，并且创作了《园居十首》等诗歌，届时再锦上添花，称誉容闳“学贯中西”亦不为迟。

参考文献

- (清)唐芸洲《七剑十三侠》，华夏出版社，2015。
- 马冀良，马冀武编著《中国陶瓷艺术大典》，2009。
- 《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吴义雄、恽文捷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未刳真经》，明星书局，1917。
- 《清代秘史初辑》，徐益棠编，铁风出版社，1948。
- 《申报》，1883年4月27日第3604号。
- 《西班牙署理驻华公使为〈中西闻见录〉一书揭露古巴苛虐华工实情向总署抗议

照会（光绪元年二月初六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中华书局，1985。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林耀华主编《中国历代教育家传》，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1989。

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清前中期卷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张耀中主编《珠海历代诗词选》下卷，珠海出版社，2010。

柴小梵《梵天庐丛录》上册，故宫出版社，2013。

柴小梵《梵天庐丛录》中册，故宫出版社，2013。

陈汉才《容闳评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陈兰彬《奏为随带出洋员弁三年期满援案吁恳恩施折（光绪七年闰七月二十五日）》。

王杰、宾睦新编《陈兰彬集》（一），奏折、咨文、批文谕令，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陈玮芬《西学之子——容闳与新岛襄的异国经验与文化认同》；“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7年第30期。

陈琰《艺苑滑稽丛话》，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

丁韪良《正讹特白》，《中西闻见录》1875年4月第32号。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选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2辑，文海出版社，1973。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顾长声《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郭梁《华侨出国史述略》，福建华侨历史学会主编《华侨历史论丛》第2辑，1985。

康有为《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黎细玲编著《香山人物传略》，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李鸿章《复陈荔秋星使（光绪六年四月初二日）》，《李鸿章全集》第32册，信函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李鸿章《容增祥丁忧片》，《李鸿章全集》第8册，奏议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林有能《论容闳的报国心》，《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2006。

刘禹锡《刘禹锡集》下册，卞孝萱校订，中华书局，1990。

刘中国、黄晓东《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刘中国、黄晓东《珠海历史名人——容闳》，珠海出版社，2006。

刘中国、黄晓东《容闳传》，珠海出版社，2003。

罗荣渠《美洲史论》，商务印书馆，2009。

彭本良编著《中华重字诗选编》，2013。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十六册，咸丰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丘炜菱:《菽园诗集》,文海出版社,1977。
- 邱炜菱:《五百石洞天挥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容闳:《容闳自传》,石霓译注,百家出版社出版,2003。
- 王彦泓:《疑雨集》卷三,光绪乙己夏郎园叶氏刊。
- 王远明、王杰等:《春秋岭海——近代广东思想先驱纪事》,《筚路蓝缕留学先驱——中国留学之父容闳》,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 蔚宁:《越是走近越是感动》,珠海容闳与留美幼童研究会主编《共同的容闳》,珠海出版社,2006。
- 谢菊曾:《徐仲可与杂纂部》《十里洋场的侧影》,花城出版社,1983。
- 谢小灵:《容闳诗文之研究》,暨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 星云大师:《星云大师演讲集:佛法与义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 徐行:《容闳》,新蕾出版社,1993。
- 徐珂:《清稗类钞》第29册,中华书局,1986。
- 徐松荣:《容闳——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开拓者》,张耀中主编《珠海历史名人》,珠海出版社,2001。
- 薛正兴编:《李伯元全集》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
- 张潮辑:《虞初新志》,文学古籍刊行社,1954。
- 张任孙:《容闳的〈园居十首〉》,《观海楼文集》,银河出版社,2000。
- 张文虎:《舒艺室诗存》,文海出版社,1973。
- 章开沅:《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
-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辽宁卷》,2008。
- 邹弢:《三借庐赘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左鹏军:《热中人作冰雪文——容闳〈园居十首〉及其他》,《黄遵宪与岭南近代文学丛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Verification of Yung Wing's Chinese Poetry and Pseudonym

Bing Muxin

Abstract: Yung Wing received complete Western education programs successively in Macao, Hong Kong and America, which might hinder him from

lear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reating Chinese poetry. But this could do no harm to his fame as the Father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stead, his image of a pioneer to master Western learning 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and forward it to the East as his mission when he returned would be further manifested. The recent studies on Yung Wing assumed that Yung Wing had created more than a few Chinese poems and indicated that a pseudonym, Ouxi Shibo, could be him. Yung Wing's indomitable spirit could be found in his life stories but due to lack of evidence, it was not the time to conclude that he wa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and good at Chinese literature crea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10 Pastoral Poems* (*Yuan Ju Shi Shou*) cannot be verified as Yung Wing's creation, that a few other poems thought to be his work are proved made by others and that it should be more prudent to claim there is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seudonym "Ouxi Shibo" and Yung Wing.

Keywords: Yung Wing; Chinese Traditional Poetry; Verification